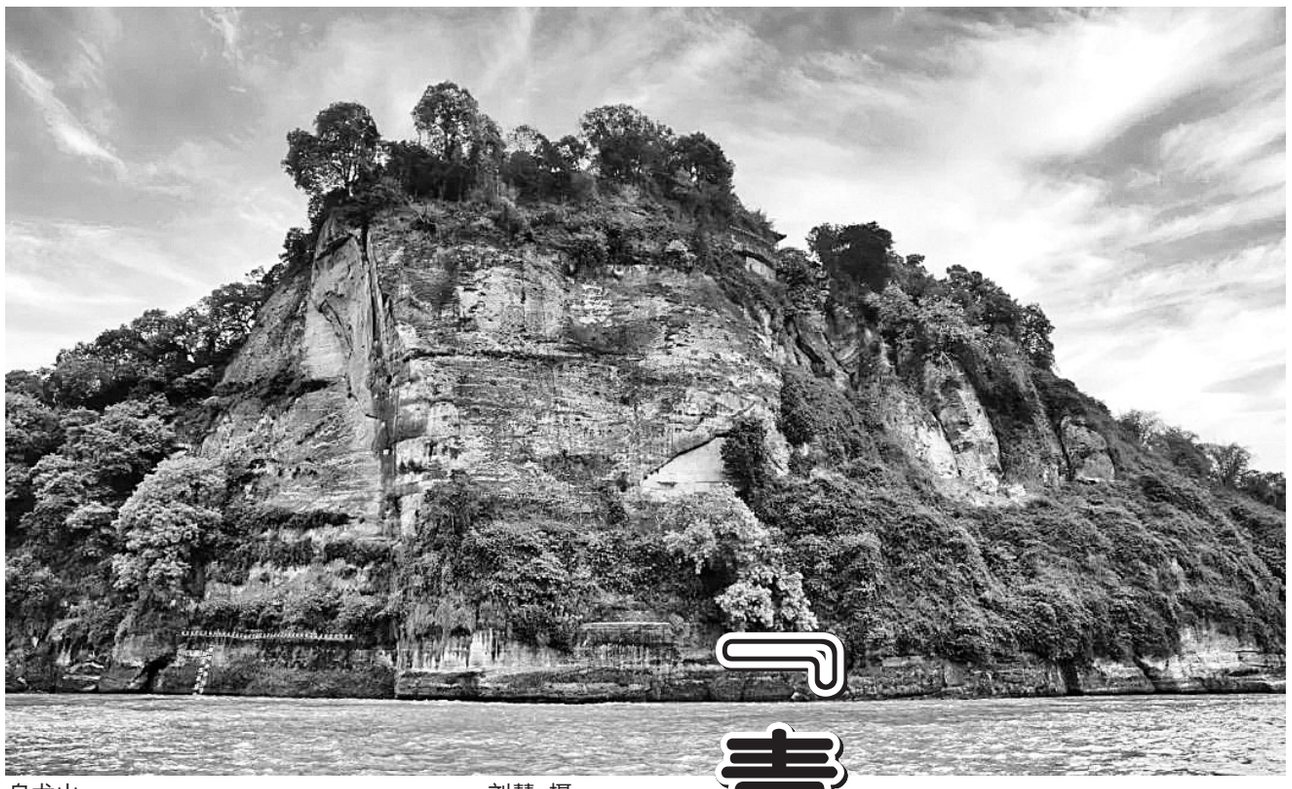


乌尤山 刘慧 摄

青衣别岛 尔雅台

乌尤山，与凌云山隔麻浩相望，又称青衣山。相传，先秦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为了治理水患，开凿麻浩，使乌尤山成为水中孤岛，号为离堆，因而后世又将乌尤山称为『青衣别岛』。乌尤山风景峻秀，人文古迹众多。山上有尔雅台，传闻晋代文学家郭璞曾在此注解《尔雅》。自唐及明，许多诗人登上乌尤山，歌咏这里古朴幽雅的景观。

青衣别岛

唐代永泰元年（765），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到嘉州任刺史。他曾经泛舟到乌尤山下，舍舟登山，作《上嘉州青衣山中峰，题惠净上人幽居，寄兵部杨郎中》一诗。诗云：

青衣谁开凿？独在水中央。
浮舟一跻攀，侧径缘穹苍。
绝顶诣老僧，豁然登上方。
诸岭一何小，三江奔茫茫。
兰若向西开，峨眉正相当。
猿鸟乐钟磬，松萝泛天香。
江云入絮浆，山月吐绳床。
早知清净理，久乃机心忘。

惠净上人，即乌尤寺的开创者惠净禅师，与岑参相交甚密。岑参登上乌尤山，拜访惠净，徘徊于胜境之中，想到自己的好友兵部郎中杨炎。遗憾的是，不能与好友共赏美景，于是题诗于石壁之上，并寄予杨炎。

岑参还在诗前作序：“青衣之山，在大江之中，屹然迥绝，崖壁苍峭，周广七里，长波四匝。有惠净上人，庐于其颠，唯绳床竹杖而已。恒持《莲花经》，十年不下山。予自公浮舟，聊一登眺。友人夏官弘农杨侯，清谈之士也，素工为文，独立于世。与余有方外之约，每多独往之意。今者幽躅胜概，叹不得与此公俱。爱命小吏刮磨石壁以识其事，乃诗以达杨友尔。”

这首诗歌为我们展现了乌尤山的绝美胜景，“独在水中央”的青衣中峰，屹然挺立，崖壁苍峭。茫茫的三江，奔腾于山下，气势壮阔。山寺向西而开，可以远眺峨眉。

乌尤山原称“乌牛山”，因山形似“犀牛突兀于水中”而得名。北宋嘉祐四年（1059），三苏父子“载酒凌云游”，离开嘉州之时，三人均作有《初发嘉州》之诗。其中，苏洵有诗句“乌牛山下水如箭，忽失峨眉枕席间”，苏辙也有“乌牛在中渚”之句。

北宋诗人黄庭坚（1045—1105）曾经游览乌牛山，他认为“乌牛”不雅，于是将山名改为“乌尤”。南宋嘉定知府张方曾经登临于此，并作一首七绝《乌尤山》。诗云：

竹桥沙水乌尤渡，绝壁孤崖意气骄。
故与凌云分半坐，僧窗假寐见金焦。

张方，字义立，晚号亨泉子，宋代资州资阳人。庆元五年（1199）进士，嘉定十五年（1222）任嘉定知府，后官至尚书兵部郎。为了治理水患，张方曾经在大佛滩开凿新渠。他在《夷佛滩记》中称赞嘉定府“江山杰特，士风厚美，冠冕蜀郡”，又曾“上离堆，瞰三江之势”。

乌尤山上的乌尤寺，景致幽雅，楼台殿宇、绿瓦红墙，掩映于林荫之间。宋代诗人何汉辅《乌尤寺》一诗云：

三江总会一山亭，滴翠堆蓝罨画屏。
雾暗林深疑隐豹，天低手近可攀星。
鸦巢佛顶雏新出，蘚湿僧房户不扃。
凿破离堆秦太守，可能无语载遗经。

何汉辅的籍贯、事迹均不详，但他的诗歌却颇有韵味。这首诗描绘的正是乌尤寺优美的环境风貌，山亭矗立于三江交汇处的山巅之上，绿荫重叠，滴翠堆蓝，犹如一幅画屏。



尔雅台 刘慧 摄

尔雅台

乌尤山上有尔雅台，传闻晋代文学家郭璞曾经在这里注解《尔雅》。尔雅台临崖而立，景色绚丽，视野开阔，在这里可以北望乐山城廓，下瞰三江汇流。

南宋诗人王十朋（1112—1171）有《尔雅台》一诗云：“隐迹江山郭景纯，学兼儒技术通神。虫鱼草木归笺注，何害其为磊落人。”郭景纯即是郭璞（276—324），字景纯，两晋河东郡闻喜县（今山西闻喜）人，文学家、训诂学家。

明代万历年间（1573—1620），嘉定州人王毓宗在游览乌尤寺后，写下了一首五律《重游乌尤寺》。诗云：

石磴卷寒烟，松深野鹤眠。
僧归江上月，花种钵中莲。
霞绮春城远，丹青北斗悬。
生平爱幽兴，日咏《采芝》篇。

王毓宗，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进士，授左春坊右庶子，历侍读、侍讲，二十九年请告归里。诗人描绘了乌尤寺幽静的景观，循着石阶登山，一路弥漫着烟雾，幽深的松林之中，仿佛有野鹤在眠。由诗歌意境可以看出，诗人向往闲云野鹤般的隐居生活。

明代歌咏乌尤山的诗人之中，袁子让最值得关注。袁子让，字仔肩（一作孜肩），湖广郴州（今湖南郴县）人。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进士，三十年至三十八年任嘉定知州。他创作了大量诗歌，歌咏嘉定的山水风光。而对于乌尤山，他有《凌云望乌尤》一诗云：

江上孤城旭日含，蜀中山水尽嘉南。
云描远黛眉为岫，天染江流练似蓝。
尔雅台荒怀郭璞，凌云碑古识岑参。
一身民社同今古，凭槛峰头落暮岚。

这首诗歌描写的是，在凌云山上远望乌尤山所见的风景。品读着诗歌，一幅山水画仿佛立刻呈现于眼前，凌云、乌尤、三江、峨眉，都进入了画卷。蜀中山水，尽在嘉南，这或许是袁子让对乐山最由衷的赞美。

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），袁子让主持重修了尔雅台。他在《重修尔雅台记》中写道：“嘉州城东有乌尤山，当三江之会，矻然居水之中，为狂澜砥柱。登其山，插汉浮苍，临流印碧，亦凌云之伯仲也。”又称尔雅台“一面倚壁，三面凭虚，仰云山之滴翠，俯茵草之浮青。雨环绕径之烟，晴挖穿林之日，引三江而濯足，揖远岫以当襟，唱和听笙鸟之呼林，唼喁看墨鱼之出水。朝向云中而辨江树，暮从天外而数归舟。此台虽一杯之土哉，而宇宙之间何者不有，则何者非此台之景物乎？”袁子让还作有一首七绝《乌尤尔雅台》。诗云：

郭子当年耽一丘，墨池犹自浸鱼头。
而今山色都随我，留与人间染素秋。

这首诗歌涉及一个典故：相传郭璞注解《尔雅》，长年勤奋写作，洗砚的残墨竟染黑了江水，浸黑了鱼头，从而产生了墨鱼。这个传说，反映了人们对郭璞勤苦治学的敬仰。

当我们游览乌尤山，徜徉于古道之中，感受着清幽古朴的气息，仿佛来到了一片净土，远离了尘世的喧嚣，享受着这一方宁静，心灵仿佛也得到了沉淀。

■向传君



评头论足 <<<<

从“出圈”到“出海” 网络文学缘何频频上演“好戏”

■ 若珲

由中国作家协会、浙江省人民政府、杭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“2023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”传出好消息，截至2022年底，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规模超过30亿元，累计向海外输出网文作品16000余部，海外用户超1.5亿人，遍及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网络文学在“出海”的道路上可谓一帆风顺，引发业内人士的关注。

曾几何时，网络文学这顶帽子上还被贴着脱离现实生活、粗制滥造、哗众取宠等标签，一说到网络作家，很多人会联想到青春情感小说、仙侠作品，甚至网文圈还一度被抄袭等各种负面信息所干扰。在近10年间，网络文学在经历市场的大浪淘沙和读者的苛刻检验后，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。从一匹脱缰的“野马”，到杀入文学界的“黑马”，网络文学在写作者回归现实生活，与读者的审美需求和精神文化内核充分融入后，终于不再寂寞而歌。每年，由各类文化机构评选的网络文学大奖屡见不鲜，而很多杂志和文学机构评选的优秀作家榜单上，网络作家“单独出列”，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。令人欣喜的是，众多活跃在一线的优秀网络文学写手，以年轻人为主，为星光灿烂的文学天空带来了朝气和蓬勃的生命力。

如果仅仅是在文学界发光发热，网络文学还算不得真正“出圈”。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传播优势，网络文学的衍生触角日益宽泛。据中国作家协会发布的《中国网络文学在亚洲地区传播发展报告》显示，亚洲是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最广泛的地区。2022年，中国网络文学在亚洲地区拥有1亿多海外用户和16亿元的海外市场规模，主要以实体书出版、翻译在线、IP转化、建立本土生态、投资市场五种方式进行传播。由网文大IP改编的影视作品近年来不仅在国内火爆，还飞向了海外市场，收获了一大批剧粉和原著粉。而受益的不仅仅是原作者，更有影视制作方，以及衍生出一系列产品的线下投资人。

“青春热血的奋斗、守望相助的温暖……中国网络作家成功地把‘我的故事’讲述成了‘我们的故事’。”业内人士如此解读中国网络文学在海外的“圈粉”。从“出圈”到“出海”，网络作家在频频上演“好戏”的背后，其实是文化自信的另一种表达，越来越多的网络作家开始立足深厚的文化土壤，用丰富的笔触记录生活，用放飞的灵感表达对未来的期待。



